

周紹賢著

莊子要義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周紹賢著

莊子要義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

中華哲學叢書

莊子要義

作者／周紹賢 著
主編／劉郁君
美術編輯／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

出版者／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人／張敏君
行銷經理／王新君
地址／1149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81巷8號5樓
客服專線／02-8797-8396 傳真／02-8797-8909
網址／www.chunghwabook.wordpress.com
匯款帳號／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東內湖分行
067-09-311980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安侯法律事務所
印刷公司／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版本／1983年8月初版
2015年7月再版一刷
定價／NTD 180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(CIP) 資料

莊子要義 / 周紹賢著. -- 再版. -- 台北市 :
台灣中華, 2015.07
面 ; 公分. -- (中華哲學叢書)
ISBN 978-957-43-2551-1 (平裝)

1. 莊子 2. 研究考訂

121.337

104010326

版權所有・侵權必究

ALL RIGHTS RESERVED

NO.B0032

ISBN 978-957-43-2551-1 (平裝)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自序

以經世致用之學以自期者，閱莊子之書，必曰此玄虛之談，無關治平之旨也。此往昔躁進之士，拘執之儒，已多爲然。而況時逢叔世，迷心物欲者，高談其實利之論，當更以莊子爲不屑道矣。物欲思想，汨沒理性，惡由是興，而亂由是起。禽獸猶有合羣之德，同類不相食，物欲思想熾盛，則弱肉強食，無所忌憚，莊子所謂「子有殺父，臣有弑君，正晝爲盜，日中穴阨。千世之後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」（庚桑楚篇）。似此，人而不如禽獸之恐怖社會，其即實現於物欲思想盛行之時也。然而人類終爲萬物之靈，決不願沈溺於禽獸不如之野蠻生活中，其理性不能爲物欲所毀銷，終必發揮其力量，而將人生導於安全合理之道。故物欲之病，陷人於痛苦之中，及至人類靈感覺悟，終必起而消除此病也。

衆人爭名奪利，爲物慾作祟，邦君弄政權，爭霸主，亦係物慾作祟，大學云「一人貪戾一國作亂」，一人卽邦君，上行下效，自春秋以至戰國，列國互相侵伐，孔孟以王道仁義游說諸侯，欲其戰私慾而息戰禍，皆失敗而歸。莊子當此亂世，見世人迷於物慾，「亂世沉濁，不可以莊語」，乃「以深爲根」，以道爲本，以卮言、重言、寓言、「無端崖之辭」（天下篇），著而爲書，窮天人之際，具微妙之義，教人養心繕性，恹然達至樂之境，讀者倘能稍解旨趣，個人可免慾火燒身之苦，衆人可滅慾火「焚和」之災（外物篇），此清儒魏源所以謂：道家之書「救世書也」（老子本義、論老子）。禮

運云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」；儒家以人欲與生俱來，無法禁絕，而「人欲」又有其自然發達之本能，亦不必加以啓導，但如任其放恣，必演成慘烈之人禍，故儒家注重啓發理性，一面克己自約，以節制人欲；一面使人相互之間，以禮讓情感消除私慾之衝突；如此而開人羣文明之風。莊子見世間之變亂，人生之苦惱，皆因物欲引發而起，人爲萬物之靈，反而爲外物所奴役，「以物易性」（駢拇），此誠愚妄之事。人類非振奮自覺，不能超出慾海。振奮自覺，神智清明，始能不役於物。「物物而不物於物」（山木），始能適真性以遂自然之樂。莊子以人不可違自然，故其擯斥利慾，亦非禁慾主義；蓋天地畜養萬物，各賦以生存之道，而各有其定分，「鷦鷯巢林不過一枝，偃鼠飲河不過滿腹」（逍遙遊）。物質所需。足以養生足矣，若縱慾妄取，則侵及他人，「利害相摩」，「以利累形」，「見利輕忘其身」，所謂「危身棄生以殉物」（讓王），豈不違背自然而毀壞人生之道？

俗人沈於慾壑，其生活趣味，亦只限在「飲食男女」之中而已，宇宙曠達之境，高尚至樂之趣，豈俗見、俗腸所能領悟？「嗜欲深者，天機淺」（大宗師）。唯能恬淡寡欲，超然物外，始能「乘物以遊心」（人間世），「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爲之業」（大宗師），所謂「上闚青天，下潛黃泉，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」（田子方），莊子即此等境界之人也。其思想在出世入世之間，無往而不自得，其釣魚濮水，獨善其身之生涯，爲衆人所易識，而其糝糠塵世，解脫物累，「上與造物者遊，下與外死生無始終者爲友」（天下），此種超世精神，則非衆人所能想象，甚且被斥爲荒誕，鸚雀不知鴻鵠之志，難怪其然。即世間恒見之事，亦非盡人所能知，義勇之士，見危授命，懦夫不明其意指：貧苦之人，拾金不昧，偷兒難解其心理；而況莊子之博大思想，「芴漠無形，變化無常，獨與天地精

神往來」(天下)，俗流不能識其度量，庸夫詎能加以銓衡？莊子亦自知其道難遇知音之人，故曰「萬世之後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，是且暮遇之也」(齊物論)，故不明莊子而妄加詆媒者多矣，所謂「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」(老子)，又何足怪？

憨山云「閒嘗私謂，中國去聖人，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，去老唯莊一人而已。載道之言，廣大自在，除佛經，即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，唯莊一書而已。藉令中國無此人，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；中國無此書，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」。(觀老莊影響論)。莊子潔己修身之入世態度，與諸賢無異，其異光异彩即在其超世思想，其不易爲人所識而遭非議者，亦即在其超世思想。非由道德人生不能入於超世思想，反對超世思想而非薄超世思想者，猶之不食某種食物而詛咒某種食物也。老莊而後，儒道兩家互相抵牾，儒家後學往往貶抑老莊，然而超世思想爲人生必有之一義，故雖貶抑，亦不能損其價值，清儒將莊子之學比爲藥材中之藟(又名烏頭)，言其有毒，只可作治病之用也，此雖貶抑莊子，而恰好說出其一部份價值；烏頭固無米粟之功用，然遇某種疾病，非烏頭莫治，則烏頭之功用又非米粟可代。有超世思想始能視富貴如浮雲，天下大亂，君子道消，雖熱心救世之聖人亦只得藉超世之思以寄其心志。顏子陋巷安貧，孔子稱其賢，如只能安貧便可謂賢，則賢者亦不過如常人之安分守法而已，有何可貴？然而孔子稱其賢者，蓋以其含醇守樸，樂道忘俗，有超世之度也。莊子屢藉重孔子之言以明道，史遷莊子列傳謂莊子詆訾孔子，其實莊子並非詆訾孔子，乃詆訾學孔子之迹者也。莊子亦屢贊顏子，大宗師篇載：顏子講物我兩忘，「同於大通」之境界，孔子大爲贊歎；論語載顏子之貧苦生活，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亦即物我兩忘之超世境界；泰然抱達觀於無爲之場，

怡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，此孔子所以稱其賢也。孔子固爲講人人生實際哲學之聖人，然而大道包羅萬有，甘酸辛苦，諸味不同，期於各適其口；藥無偏勝，對症爲功，在乎人之善用；故孔子聞老子之玄言，只歎其猶龍，而不加評議；假如孔子遇莊子其人，當亦必曰：各行其志，道並行而不相悖也。

漢志載莊子之書共五十二篇。今所存者，分內篇、外篇、雜篇，共三十三篇。考據家謂內七篇爲莊子所撰，餘皆莊子後學所述，此不必深究也。王夫之謂外篇蓋爲莊子之學者引伸莊子之義。陸長庚謂雜篇乃莊子平生緒言，掇述於內外篇之後者。是則外篇雜篇，亦總爲莊子一家之言，猶之論語亦爲孔門後學所記，然其爲孔子學說則無疑。論其義理，言歸一宗，不必計其文出誰手也。余素喜讀莊子，初則愛其文章如長風鼓浪，波瀾壯闊，詞旨淵懿，神味雋永。久之對其義理略有所悟，乃錄爲一冊，名曰莊子要義，蓋就自心得者，錄其綱要而言，管見所及，縱爲古人之糟粕，猶不能得其萬一，豈敢以此譴浮之言，爲真實之要義？雖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；而微言妙義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詮，尤非文字所能道也。噫！漆園往矣，倘世人稍解其書，雖未能深入大道之鄉，如真人之超脫自在；亦不至慾火自焚，燃及他人，演成互相毀滅之浩劫矣。

莊子考證

莊子與孟子同時，孟子發揚孔子之學；莊子發揚老子之旨；莊子在道家之地位，亦與孟子在儒家之地位相埒，故孔孟並稱、老莊並稱。於孟子書中可見孟子生平之行事；莊子書中則除莊子之言論外，所述生平之事甚尠。蓋孟子繼孔子仁以爲己任之志，欲行道濟世，知其不可而爲之，故說齊梁，遊宋滕，如孔子之周遊列國同其勞苦，是以事蹟較多；莊子效老子知常守靜之道，以爲亂世不可以有爲，苦心勞形無益也，故辭却吏職，而釣於濮水，與老子見周之衰而去官歸隱，同其超然，是以其事蹟較少。史記莊子傳云：

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，周嘗爲漆園吏，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闕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，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漁父、盜跖、胠篋，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，畏累虛、亢桑子之屬（亢桑子即庚桑楚，畏累山名，見庚桑楚篇，虛通墟），皆空語無事實。然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剽剝儒墨，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。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，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「千金重利，卿相尊位也，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以入太廟，當是之時，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污我，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，無爲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」

本傳明言莊子爲蒙人，而後人誤以蒙爲宋之蒙澤，故遂以莊子爲宋人。考之漢書地理志云「梁國領縣八，其三曰蒙」。左傳莊公十二年，「宋萬弒閔公於蒙澤」。賈逵云「蒙澤宋澤名」，杜預注云「蒙澤宋地，梁國有蒙縣」。縣與邑爲地方區劃之稱，蒙爲梁國之縣名，蒙澤爲宋國之地名，單字地名不可增一字，雙字地名不可減一字，例如尚書甘誓「大戰于甘」，史記封禪書黃帝接萬靈於甘泉，左傳僖公四年「重耳奔蒲」，襄公十九年，享晉卿于蒲圃，而今單字地名雖可加縣字，然鄒平縣不可簡稱曰鄒縣，泰和縣不可簡稱曰泰縣，則蒙澤不可簡稱曰蒙，此古今之通例也。誤以莊子爲宋人，自劉向始，劉向別錄云「莊周宋之蒙人也」。於是漢書藝文志「莊子五十二篇」，班固自注云「名周，宋人」。張衡鬪體賦云「吾宋人也，名周」。高誘淮南子修務訓注亦曰「宋蒙人也」。於是遂以莊子爲宋人。按宋之蒙澤在今河南商丘東北，誤傳莊子爲蒙澤人，因又附會謂莊子爲吏之漆園即在蒙澤故城中，前人已知此說爲誤，故裴駟史記集解引地理志曰「蒙縣，屬梁國」，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序錄亦云「梁國、蒙縣人也」。是則前人對劉向之說已加更正矣。按梁國之蒙縣，即今山東之荷澤縣，寰宇記云「漆園城在冤句北五十里，城北有莊周釣魚台」，冤句故城在今荷澤城西二十里，莊子辭却漆園吏職之後，釣於濮水，濮水流經冤句及荷澤縣北，釣魚台所在地，古名南華，即莊子之故鄉，漢時於此設離狐縣，後魏改稱離狐，唐朝改稱南華縣，天寶元年詔稱莊子書曰南華真經，故道教稱莊子曰南華真人。

莊子外物篇謂莊周家貧，「貸粟於監河侯，監河侯職司監理黃河，梁國位於黃河之濱，莊子爲梁人，故向監河侯貸粟。梁即魏也，山木篇謂「莊子衣大布而補之，正潔係履而過魏王」，所謂「過」

，並非專有所事而鄭重求見，乃就便過訪之意，莊子如爲宋人，若遠見魏王，必有所爲；家雖貧，而遠客異國，亦不至破衣敝屣。此所記莊子著平居之衣履，就便過訪魏王，彼此只閒談一番，顯然與魏王頗相熟諳，非自遠方而來者。又山木篇記莊子遊雕陵觀螳螂捕蟬，及返而三日不庭之事，亦爲鄉居之閒情，非在異邦之事，按雕陵在今河南扶溝縣，爲梁國之地（見魏書地形志），此皆足證莊子爲梁人。

莊子生卒之年月，無可考證，就傳中謂其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而言，亦即與孟子同時，又謂楚威王曾遣使聘迎。此可以作大略之推定如下：

周安王十四年至烈王五年之間（西元前三八八—三七一年） 莊子生

周烈王七年（西元前三六九年） 魏惠王立

周顯王廿九年（西元前三四〇年） 楚威王立

周顯王三十六年（西元前三三三年） 齊宣王立

周顯王四十年（西元前三二七年） 楚威王薨

周慎靚王二年（西元前三一九年） 魏惠王薨

周慎靚王三年至赧王廿四年之間（西元前三一八—二九一年） 惠施卒

周慎靚王四年至赧王廿五年之間（西元前三一七—二九〇年） 莊子卒

以上所推斷，雖難肯定，然大致不外如是云。

秋水篇謂：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，以國事相託，莊子不允。本傳亦謂：楚威王聘莊子爲相，莊

子不就。莊子似乎決心不爲世用，是以後世或以莊子爲隱居放言玩世肆志之人，故朱晦庵云「老子猶要作事，莊子則不作事」，此實不然，夫莊子早年曾爲漆園吏，旣爲仕矣。又據韓非子喻老篇所載：楚王欲伐越，莊子諫止之，可知莊子曾見楚王，未嘗不欲仕也。賢名聞於楚國，其本國之君梁王，如能用賢，莊子豈不欲輔國澤民乎，雖曾見梁王，而旣知其不可與有爲，又豈肯徒作食祿之人受臣僕之羈勒；此與孟子見梁王、見齊王，道不得行，歸而獨善其身，同其心情，惟莊子真人之境界與孟子聖人之思想不同耳。

史公所云莊子「作漁父、盜跖、胙篋、以詆訾孔子之徒」，此又有可議者：莊子並未詆訾孔子，亦未嘗詆訾孔子之徒，相反者，莊子不但推崇孔子，而對孔門顏淵子貢諸人並深加贊揚；細參胙篋篇中之意，乃亂世激憤之言；孔子倡導仁義，老子云「大道廢有仁義」，乃指事實而言，並非反對仁義；而是謂大道未廢，世風純穆，盜竊亂賊不作，則無須提倡仁義。老子云「智慧出，有大僞」，亦指事實而言，並非反對智慧，所謂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」，其聖其智，皆指逞才智施巧詐而言；莊子胙篋篇即闡明此義者，意謂：聖人講仁義原以教人爲善，定制度原以教人守法；然奸慝竊名盜利，只僞尊聖人，其所作所爲正悖叛聖人，敬「爲之斗斛以量之，則並與斗斛而竊之；爲之權衡以稱之，則並與權衡而竊之；爲之符璽以信之，則並與符璽而竊之，爲之仁義以矯之，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。」以竊仁義之名騙取權位以害人羣者，爲大盜，搶劫貨財者，爲小盜，故曰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」。小盜爲大盜所引起，大盜假聖人爲招牌，若揭除大盜之招牌。則小盜敢向大盜進犯，使之同類相訐，以毒攻毒，互相消滅，惡勢力崩潰，正義出現，社會始克安定，故曰「搯擊聖人，縱舍盜賊，而天

下始治矣」(以上所引皆胠篋篇)。

盜跖篇之意則尤顯然可睹，試看盜跖對孔子所發之牢騷：贊美神農至德之世，人無相害之心，痛恨後世名利相競、權勢相爭，因而善惡不明，故忠如比干、伍員而遭剖心沉江之禍。以比干、伍員効忠於暴君，徒作無謂之犧牲，不足貴也。盜跖之殺人作惡，由於當局顛倒是非所引起，如禮法嚴明，安有盜賊？孔子勸盜跖爲善，而反被所侮，惡人不可理喻，亂世賢人受辱，此爲必然之事，故莊子避世隱名，此盜跖篇之大意也。

老子以亂世，不可以有爲，故去官而隱，觀老子贈孔子之言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」，故聰明深察，博辯廣大之人，愈當慎言（見老子傳及孔子世家），此皆亂世明哲保身之語，莊子深體老子之旨，故漁父篇寫出道術高深之至人如老子者、戒孔子：無權無位而欲過問天下事「仁則仁矣，恐不免其身，苦心勞形」，無裨於世，徒取辱耳。道家處世以智爲出發點，儒家處世以仁爲出發點，此儒道兩家思想之分野。孔子雖堅持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之精神，然聞漁父之高論，而再拜受教，此並非詆訾孔子，孔子嘗言「三人行必有我師」，而況漁父爲至人，故曰「見賢不尊，不仁也」，此正證明聖人虛心謙遜之態度。莊子爲道家，固然尊崇道家，所寫之漁父，當然爲道家人物，謂孔子願向漁父學道，亦並非貶抑儒家，老子爲孔子師，儒家樂於承認，孔子博學而無常師，漁父乃賢而隱者，聞其善言，拜而受之，安有詆訾孔子之意乎！

莊子寓言篇自述其言論分三項，曰：寓言、卮言、寓言者，寄託假設，以明本意；重言者，借重聖賢之言，以助己之理論；卮言者，如把酒閒談，恣所慾言。莊子書中，每借孔子之言以輔道家之旨，

茲舉各篇中所述孔子之言行：

人間世：開端便稱孔子對顏子講好名之害及「心齋之法」：以「虛室生白」以喻心境空寂，慧光煥發，而致吉祥之善應。又述孔子對葉公子高講命與義，忠與孝，以及物來順應之道。

德充符：首段述孔子講聖人游心於德之和，官天地，府萬物，忘形骸，死生雖大，而不爲之變。復述孔子勉弟子務學道以補前衍。復述孔子對魯哀公講才全之人，保其性真。不受死生窮達之搖動，哀公稱孔子爲至人，爲德友。

大宗師：述孔子對子貢講方外之人，不爲世俗之禮所拘，遊乎天地之一氣，彷徨乎塵世之外。對顏子講死生變化，浮生如夢，人當歸依自然，與大道冥合。復述顏子對孔子自述已達物我兩忘，內外如一大通境界，孔子贊其賢而悅之。

天地篇：述漢陰丈人反對機械。其言論爲子貢所服，稱其爲全德之人；孔子謂其人，乃假修渾沌氏之術者，識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背乎現世，不足爲明道者也。

天運篇：述魯太師金對顏淵批評孔子：周遊列國，欲行先王之道，勞而無功。雖言之成理，而不切事實，故顏子置而不答。

秋水篇：述孔子被囚於匡，知窮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時，臨大難而不懼，故絃歌不輟。

至樂篇：述顏淵適齊，孔子憂其與齊侯言堯舜之道，必不能見信，而遭失敗。

達生篇：述孔子聞捉蝸者之言，對弟子講「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」之道。及對顏淵講重外務者，心靈必拙之理。又述孔子對恣慾食色之戒。又述孔子觀善浮水者，習慣成性之言。

山木篇：述孔子亦能拋功名，與世無競。亦能絕有爲之舉，行無爲之教。又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，對於窮達死生安之若命。

田子方篇：述孔子對顏子講「哀莫大於心死」，形迹變化皆虛幻，不可執以爲有。又述孔子講真人境界之正大。

知北遊：述孔子對冉有講天地古今死生自然之理。對顏淵講聖人恬淡之心境。

徐无鬼：述孔子借宜僚弄丸、叔敖秉羽之事，以喻「不言之言」，運用之妙。

則陽篇：述孔子忘懷絕慮，開化群類。又述孔子體諒隱者疾世之心。又述孔子以衛靈公之諡含義不明，請史官解釋。

外物篇：述孔子講去私智而大智乃明；無心爲善，方爲真善。

寓言篇：述孔子對弟子講：得失無動於中，哀樂無繫於懷，方能視高官厚祿如蚊虻之過目。

讓王篇：述原憲、曾子、顏淵之安貧樂道，不同流俗，不慕虛榮，養志者忘形，得道者忘憂，天子不得而臣，諸侯不得而友，知足而常樂，無位而不忤。又述孔子困於陳蔡，絃歌不輟，霜雪雖降，松柏不凋，得道者窮亦樂，通亦樂，所樂非窮通也。

列禦寇篇：述孔子講九微觀人之法。又述魯哀公問顏闔欲用孔子治國，顏闔謂不可：非不欲其用孔子也，蓋知其不能用孔子也。據莊子逸篇載：子張聞哀公好士，不遠千里而往見之，及見公不禮士，乃去。謂：哀公好士，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，非好真龍，「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；今君非不好士也，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」。哀公對子張猶不能用，豈能用孔子哉！「飾羽而畫，從事華辭」，時君虛

僞之作風，非孔子所能苟從者也。

綜觀莊子書中，所述孔子及孔門弟子之言行，皆爲贊頌，並無詆訾。世路崎嶇，人事紛紜，儒家重視世人生之道，然人間多有無法解決之問題，被陷於煩惱之中，愈向事實進攻以求達願望，而事端愈複雜，艱苦愈繁重，雖有打破環境，人定勝天之口號，然時機所限，亦無濟於事，因此，只有虛心靜氣，「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」（人間世）。道家之自然態度，超世思想，海濶天空，悠然自得矣。人不能脫離現實生活，然超世思想爲人生所不可無，是以孔子能視富貴如浮雲，以道不行，又欲乘桴浮於海，大宗師篇述孔子稱子桑戶等，超然物外爲方外之人，自身安於世俗爲方內之人，「外內不相及」各行其志。孔子既明方外之學，亦尊方外之人，方內方外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此可見孔子之明達。寓言篇莊子對惠子贊揚孔子，謂：孔子日新其德，已進於道，而不形之於言說，非固執一是，以辯論服人之口者。其所謂已進於「道」，乃道家之「道」，非儒家之「道」，各篇中所取孔子之言，皆爲契合道家之旨者。

老子爲孔子師，天地篇述孔子問老聃以辯者之價值。知北遊述孔子問至道於老聃。田子方述孔子問老子之言而「知天地之大全」。然而「道」與「儒」終有分介。天道篇述老聃告孔子循道而趨，不必偈偈乎仁義。天運篇述老子對孔子及子貢之言，總謂仁義之治，不及淳樸之風，儒墨倫理之世，不及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，其實老子並非以仁義爲不美，孔子亦贊頌無爲而治，兩家之所見所重不同，而可以相通，故老子終贊孔子爲得道之人（天運篇）。

總上所述可見莊子不但未詆訾孔子，反而贊美孔子，是以蘇軾云諸子中，「尊孔子者，無如莊子

」。

往年余曾作儒道合一之端，雖有人反駁，而亦不能易吾說也。其所謂儒道不同之點，余固知之，而余所論儒道相通之義，彼未悟也。墨子曾學儒家之道，及其自己之學說成立，遂詆毀儒家（見墨子公孟篇、耕柱子篇）。子夏、田子方俱爲魏文侯之師，莊子天地篇「夫子問於老聃」，稱孔子爲夫子，可見莊子曾習儒學，及深入道家，而仍頌揚孔子。田子方篇，贊美田子方。韓愈云「子夏之學，其後有田子方，子方之後，流而爲莊周。」劉向云「道家之言，合於六經。」孔子師老子，莊子與孟子同時，孟子排斥異端，而未一言非及莊子，史公老子傳謂「世之學老子者，則絀儒學；儒學亦絀老子；道不同不相爲謀，豈謂是耶？」孔孟老莊本身未嘗牴牾，後學之徒，門戶相爭，豈孔孟老莊之旨哉！史公稱莊子：「其學無所不闕，其言洗洋自恣，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」亂世賢人當隱，故不受楚王之聘。此已足見漆園學問之宏達，才氣之豪放，品節之清高。復讀其書，文辭之瓌琦，議論之雄偉，思想之精深，明幽玄之理，通天人之境，達生死之變；此其所以能與天地精神往來，在時世溷亂之中，而能脫然無累，自得逍遙之樂。漆園稱老子爲博大真人，實際其本身亦即博大真人也。

莊子要義 目錄

自序	一
莊子考證	一
莊子要義	一
一、宇宙觀	一
二、空觀	一
三、生死觀	一
四、政治思想	一
五、道德境界	一
六、自然	一
七、性命	一
八、養生	一
九、內聖外王	一
十、道家之人格	一
十一、結論	一
附：擬莊	一